

亚马逊书店网络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OPEN

ANDRE AGASSI

阿加西自传

[美] 安德烈·阿加西◎著 | 刘世东◎译 | 张奔斗◎审校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OPEN
ANDRE AGASSI

阿加西自传

[美] 安德烈·阿加西◎著 刘世东◎译 张奔斗◎审校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加西自传 / (美) 阿加西著; 刘世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8

书名原文: Open

ISBN 978-7-5086-2212-5

I. 阿… II. ①阿… ②刘… III. 阿加西-自传 IV. K837.1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5477 号

Copyright © 2009 by AKA Publishing, LLC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阿加西自传

AJIA XI ZIZHUAN

著 者: [美] 安德烈·阿加西

译 者: 刘世东

审 校: 张奔斗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9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3694

书 号: ISBN 978-7-5086-2212-5 / K · 16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推荐序 他永远超出你的想象

我是年初在墨尔本采访澳网赛时购得这本阿加西自传的英文版的，这也是他赢得过最多大满贯冠军的地方。赛事结束后，我三天三夜一气读完。这是我看过的最吸引人的网球运动员传记，一旦拿起，绝难放下。

在6月奔赴温布尔登采访之前——这项阿加西赢得了他首个大满贯荣耀的赛事，我又因为该书中文版的审校工作，用了两周时间中英文对照着细细再读了一遍此书。必须承认，很少能够有书像这本一样，令我在细读第二遍时，阅读快感并未有任何衰减。

因为阿加西是一座富矿，他深不见底，也开采不尽。他是网球历史上个性最复杂、经历最传奇的球星，你很难用几句话或是一两篇文章就将他准确总结。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总结方式还是——这本分量十足的自传。

我倒宁愿希望你们是在并不太了解阿加西的情况下去读这本书，我充满羡慕之情地揣测着，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鲜感受。而对于我来说，在两轮的阅读过程中，除了享受于层出不穷的惊异与快感之外，还有羞愧——那么多网球明星中，我一直声称最为钟爱阿加西，无论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球员；但即便如此，这本书仍然向我揭示了他太多我过去一无所知和所感的侧面。

从长发飘飘到智慧的光头，从奇装异服到一身枯燥的白色，从任意挥洒才情到在赛场上计算如仪器般精准，从口不择言到谈吐中充满哲学；当然，也从波姬·小丝到格拉芙，从当年叛逆的儿子到一对儿女的慈父。阿加西的旅程，是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的奇异之旅，也是不断挖掘和寻找自己的探索之旅——在那之前，他如火山般躁动沸腾；而在他终于找回自我之后，他又如大海般深沉而宁静。在这本自传中，他勇敢地选择直面自己的过往与内心，也由此卸下了心头的最后一块重负。

我们总习惯于将阿加西看做是一名叛逆者，但在本书中，他向我们传递的其实更是一种传统的价值——忠于家庭、珍爱友情，并且以慈悲之心对待需要帮助的人；懂得争取，也懂得放弃；勇敢爱，但也勇敢地原谅；真诚面对自己以及自己曾犯下的罪。一些人指出，阿加西在自传中自揭吸毒完全是自毁形象，或是不惜牺牲自己推销自传；但为什么不去想，在看过阿加西的这番经历后，会有多少人避免经历他当年的创痛与迷茫？

说到形象，不能不令人想到阿加西那句著名的广告语——Image is Everything（形象就是一切）。在这本书中，阿加西述说了他对这句话的痛恨，以及其所造成的人们对他的深切误读。那么，就让我们不要带着这句话的先入之见来读这本书吧！或者不妨用“image”一词的另一层含义来解释他——因为安德烈·阿加西，他永远都能够超乎你的想象。

张奔斗

2010年6月

人总辨不清是什么在阻碍我们，限制我们，似乎要埋葬我们，但是我们确实能感觉到我们面前有一些障碍、一些门、一些墙。这些只是人的臆想，只存在于幻想中吗？我不这样认为。于是有人问：天哪！这些会持续很长时间吗？是不是永远都这样？是不是永世都这样？你知道什么才能使我们从这些桎梏中解脱出来吗？非常深沉严肃的情感——朋友之义、手足之情、爱——只有这些才拥有一种神奇的、无法超越的力量，将我们从人生的监禁中拯救出来。

——凡·高1880年7月写给弟弟的一封信

推荐序 [V]

终 局 [1]

第1章 我和“大龙” [23]

第2章 攻击对手的强项 [35]

第3章 占先区和平分区 [48]

第4章 温切尔店之锁 [56]

第5章 战俘集中营 [67]

第6章 你赢了，孩子 [80]

第7章 特殊的一天 [90]

第8章 16岁的职业选手 [94]

第9章 “形象就是一切” [107]

第10章 归属感 [127]

第11章 站在吉尔的肩膀上 [135]

第12章 惨败于皮特 [143]

第13章 首个大满贯冠军 [149]

第14章 情定波姬·小丝 [160]

第15章 “丑陋地赢” [175]

- 
- 第16章 世界第一 [191]
第17章 复仇之夏 [199]
第18章 惩罚自己 [213]
第19章 瓶颈期 [223]
第20章 汗流浹背的婚礼 [237]
-

- 
- 第21章 从零开始 [249]
第22章 在雨中燃起火堆 [276]
第23章 牵手斯黛菲 [301]
第24章 回归之旅 [314]
第25章 布拉德的预言 [320]
-

- 
- 第26章 选对了刀头 [334]
第27章 “濒生” [343]
第28章 我认为我还能赢 [352]
第29章 再见，珍重 [365]
开 端 [373]
致 谢 [381]
-

终 局

在29年的网球生涯中，我懂得了一点：在你前进的道路上，生活会剥夺你几乎所有的家当，你要做的就是避开障碍。如果你因它们而止步或者分心，你就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这一点将使你懊悔不已。这种懊悔会比背痛更让你无法前行。

我睁开双眼，却不知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一半的人生都是这么度过的。然而，这一次感觉有些不同。这一次，这种错乱感更令人惊恐、更完全，也更彻底。

我向上看了看，发现自己正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这使我回过了神，想起午夜时我从床上移到了地板上。大多数晚上我都会这样做，因为在柔软的床垫上躺得过久会给我造成极大的痛苦，而在地板上我的背会舒服些。我数到三，然后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站立之旅。伴随着一声咳嗽，我呻吟着侧过身，像胎儿一样蜷缩起来，然后再突然翻转过来屈身跪在地板上。此刻，我等待着，等待着血液重新开始对身体里涌动。

相对而言，我还算年轻，仅仅36岁，但每次醒来，我都觉得自己似乎已经96岁了。在将近30年的疾速奔跑、猛然停住、高高跳起、重重落地之后，我的身体似乎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了，我的头脑似乎也不再属于我。每当睁开双眼，自己就成了一个陌生人。长久以来，我一直在经历着这些，而尤其早晨醒来时，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我快速回忆着我的基本信息：我的名字叫安德烈·阿加西，我的妻

子是斯蒂芬妮·格拉芙；我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5岁，女儿3岁；我们居住在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不过现在我们住在纽约四季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因为我正在参加200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这是我的最后一次美国公开赛，事实上，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项职业赛事。我以网球为生，尽管我憎恶网球，以一种隐秘的激情憎恶着它，一直都是。

此时此地，我网球生涯的最后一章即将翻过。我双膝跪地，喃喃自语道：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然而，我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却在说：我还并未准备好就此结束。

在隔壁房间里，斯蒂芬妮和孩子们正在吃早餐，我听到他们彼此交谈着，不时还会开怀大笑。一种想要见到他们、抚摸他们的强烈愿望从心中油然而生，再加之此刻迫切想来上一杯咖啡，这让我获得了力量。我必须站起来，借助身旁的床站起来。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憎恶使我屈服，而爱却使我重新挺立。

我看了一眼床边的钟，刚刚7点半。斯蒂芬妮让我多睡一会儿，迟些再起。在我职业生涯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我总是疲惫不堪。这不单单是因为身体上的伤痛。因为即将退役，情感的洪流得以奔泻而出，这也常常使我精疲力竭。现在，第一波疼痛从我疲劳的中心源——后背——扩散开来。我抓住后背，后背的疼痛使我不堪忍受，感觉就像有人在夜里偷偷地溜了进来，用某种方向盘防盗锁锁住了我的脊柱。后背上戴着一个防盗锁，我又怎么能在美国公开赛上打球？难道我的最后一场比赛要因伤退出？

我出生时脊椎前移，腰骶部的一块椎骨与其他椎骨是分离的。这块椎骨特立独行，如反叛者那样（这也是我走路内八字的原因）。由于这块“与众不同”的椎骨，我脊柱内部神经的活动空间相应缩小。正常人那里的空间本就不是很大，我的则非常小，因此哪怕只是微微地动一下，那里的神经都会受到挤压，加之还有两处椎间盘突出，以及一块想要保护整个受损的区域而徒劳疯长的骨头，我的那些神经感受到了彻底的压抑。当那些神经开始抗议其狭促的立足之地或发出求救信号时，疼痛就会在我的腿部四处游走。这种疼痛使我呼吸困难，甚至语无伦次。在这种时刻，唯一的缓解之道就是躺下来，等待。然而有时在比赛的过程中，疼痛也会不期而至，这时唯一的疗法就是改变我的竞技风格——不同的挥拍方式，不同的跑动方式，所有的一切都要有所不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肌肉痉挛时。每个人都厌恶改变，但肌肉却不能屈从常规。受到改变的召唤，我的肌肉也加入了脊柱的反叛运动中，不久，我的整个身体都陷入了一场自我混战中。

吉尔是我的体能教练、我的朋友，同时更像我的父亲一样。他曾经这样解释我的疼痛：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它再也不想干这个了。

我对吉尔说，我的身体早就告诉过我了，几乎在我开始想退出时它就这么“认为”了。

然而，自从2006年1月起，我的身体便开始大声抗议了。它已经不再想要退役——因为它已经退役了。我的身体已经搬到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买了公寓并过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因此我一直都在与我的身体谈判，请求它暂停退休生活，到这儿驻留片刻，再到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大多数时候，谈判都以可的松^①为中心。打上一针可的松，疼痛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在可的松起作用之前，要经历非常痛苦的注射过程。

我昨天打了一针，这样今晚我才能够比赛。这是这一年的第3针，我职业生涯的第13针，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骇人的一次。首先，医生让我选定一种姿势，于是我趴在了桌子上，然后护士一把拉下了我的短裤。医生说 he 必须得使那根7英寸长的针头尽可能地靠近发炎的神经。但是由于我的椎间盘突出和骨刺的阻挡，他无法使针头直达神经附近，于是他尝试“绕道”注射，希望能破除我背部的“枷锁”，这使我疼痛异常，不堪忍受。他首先将针头刺入，然后把一个大型X光检查仪压在我的背上，查看针头离神经有多远。他说，他得使针头紧靠神经，但又不能碰到神经。如果针头碰到了神经，哪怕仅仅是轻轻掠过，那种痛苦也足以毁了我的整个赛事，甚至可能改变我的一生。刺进去，拔出来，动一动，他不断调整着针头的位置，直到我疼得眼里充满了泪水。

最后，他终于找准了位置。“正中靶心。”他说。

可的松被注射进去了，那种灼人的痛感使我咬住嘴唇。然后压力如期而至，脊柱中神经得以栖息的微小空间开始被挤压。压力不断增加，一度我甚至认为我的背即将爆炸。

医生说，做任何事都会有压力。

至理名言，医生！

旋即，疼痛感之于我似乎是美好的，甚至是甜蜜的。因为你知道，这种疼痛马上就会消失，你将获得救赎。不过再仔细想一想，也许所有的痛苦都是如此。

我家人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艰难地挪着步子，向套间的起居室走去。儿子杰登和女儿杰姬看见了我，高兴地叫起来。爸爸，爸爸！他们一蹦一跳地跑过来，想要扑到我怀里。我停住脚步，挺直身躯，像模仿冬日里的大树的哑剧演员一样立在了他们面前。而他们也恰在扑到我怀里之前停住了，因为他们知道爸爸这些天来有

^① 一种止痛药。——译者注

些虚弱，如果太用力地碰他，他就会垮掉的。我拍了拍他们的小脸，亲吻了他们的脸颊，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到了早餐桌前。

杰登问我今天是不是那一天。

“是的。”

“今天你就要比赛了吗？”

“对。”

“那么今天之后，你就要退役（retire）了吗？”

他和杰姬刚刚学会“退役”（retired）这个词。他们说这个词时总是把最后一个字母（d）丢掉。对于他们来讲，退役一直都在进行着，永远都是现在时。也许他们确实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儿子，如果爸爸赢了，那就还不能。如果我今晚赢了，我得继续打下去。”

“但是如果你输了——我们能养只狗吗？”

对于孩子们来说，退役只是意味着一只小狗。斯蒂芬妮和我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我不再训练了，我们也不再需要像这样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时，我们就可以买一只小狗。也许可以叫它“可的松”。

“对，小伙子，如果我输了，我们就买只狗。”

他微笑了一下。他希望爸爸输掉，希望爸爸体验到那种压倒一切的失落感。他无法理解——我又怎么能向他解释清楚——失败的痛苦，还有比赛的痛苦。我用了将近30年才得以理解痛苦的真谛，才得以解答内心深处的疑问，才得以破解自相矛盾的密码。

我问杰登他今天要做什么。

“去看骨头。”

我看看斯蒂芬妮。她提醒我说，她要带孩子们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恐龙。此时我却想起了我扭曲的椎骨，想到我的骨架和其他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骨架上标着：霸王龙，网球沃鲁斯。

杰姬打断了我的思绪。她把她的松饼递给我，要我把蓝莓挑出来，这样她才能吃。这已成为早上的例行之事。要如外科手术般精准地弄掉每一颗蓝莓，你需要一丝不苟，精神专注。把刀子插入松饼，转动刀子，使其刚好可以剥出蓝莓，而又不会碰到蓝莓。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她的松饼上，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终于可以想一想网球之外的事情了。

早餐后，斯蒂芬妮和孩子们跟我道别后，直接去了博物馆。我静静地坐在桌子旁，四下观望起这间套房。它跟我以前住过的酒店套间大同小异，清洁、雅致、舒

适——这里是四季酒店，所以它还是蛮可爱的，但是这里只是又一个我称之为“非家”的地方，只是作为运动员的我们暂时的栖息地。我闭上双眼，试图考虑一下今天晚上，但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回忆中。这些天来，我的思绪总是不经意间就回到过去，而半数情况下，它总是想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这很可能是由于我已如此接近终局。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沉溺于过去，现在还不行。哪怕是对过去的点滴回忆，我都承受不起。我站起身，绕着桌子来回走着，检测我的身体是否平衡。当我感觉身体已相当平稳了，才小心翼翼地走向淋浴间。

冲着热水，我呻吟着，痛苦地尖叫着。我慢慢地弯下身，摸了摸四头肌，精神为之一振。我的肌肉终于松弛下来，皮肤开始愉悦地吟唱，毛孔也畅通了，温暖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我感到希望已开始蠢蠢欲动。然而，我并未进行突然或剧烈的运动。我不想做任何惊动我脊柱的事情，我想让它再沉睡一会儿。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擦拭身体，我盯着镜子里的脸，红红的眼睛，灰白的胡子——与我职业生涯开始时迥然不同，而且也与我去年也是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面容相异。无论我会是谁，我已然不是那个开启这一漫长旅程的男孩了。我甚至也已不是3个月前宣布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那个男人了。我就像一个已经更换了4次拍柄绷带、7次拍线的网球拍，称这个球拍还是原来那个球拍准确吗？在那双眼睛的某处，我仍能看到那个一开始并不想打网球的男孩，那个想要退出而且也确实多次退出的男孩。我看到了那个憎恨网球的男孩，我不禁想知道那个金发男孩会如何看待眼前这个谢了顶的男人。这个男人仍然憎恨网球，却还在继续打着网球。他会震惊、感到有趣，还是会为之骄傲？这一问题使我筋疲力尽，而现在才刚刚中午。

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然而，我还并未准备好就此结束。

职业生涯的终点线与一场比赛的终点线并无差别，目标就是触及那条终点线，因为它散发着一股极富磁性的力量。当你接近终点线时，你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在吸引着你，你可以借助那股力量实现穿越。但是就在你即将获得那股力量时，你又感觉到了另一股同样强大的力量，正将你推离终点。这一点令人费解，神秘玄妙，但这两股力量确实同时存在。我深有感触，因为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追寻着其中一股力量，同时在与另一股力量进行斗争。有时，我被困其中，摇摆不定，像网球一样在两者之间不停往复。

我提醒自己，为了应对今晚可能出现的任何困难，我必须拥有钢铁般的自制力，无论这种困难是背痛、糟糕的天气，还是自我厌恶感。这种提醒是一种担忧，但同时也是一种思索。在29年的网球生涯中，我懂得了一点：在你前进的道路上，生活会剥夺你几乎所有的家当，你要做的就是避开障碍。如果你因它们而止步或者分

心，你就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这一点将使你懊悔不已。这种懊悔会比背痛更让你无法前行。

我躺在床上，喝了杯水，然后读起书来。一会儿，觉得眼睛有些累了，就打开了电视，这时播放的正是关于此次比赛的报道：今晚，美国公开赛将进行第二轮比赛。这将是阿加西的告别秀吗？我的脸闪现在屏幕上。与镜子中的那张脸大不相同——这是我比赛时的面容。我开始仔细打量起这张脸，这一次它是通过电视这面失真的镜子呈现在我面前的。我换了一两个频道，都是关于这场比赛的报道。我开始焦虑起来，而且愈加强烈。这是有关我的最后的商业宣传吗？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后一次大力报道我的比赛吗？

那种行将覆灭的情绪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在我看来，网球使用生活中的语言绝非偶然。占先、发球、失误、破发、零分——网球的基本元素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是现实人生的缩影。甚至网球比赛的架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也反映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格局。得到一定分数，一局终了；几局过后，一盘完结；等到数盘打下来，胜负分出，即是一场比赛。各个环节都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任何一分都有可能成为转折点。这令我不禁想起秒、分钟、小时之间的那种关联。生活中的任一小时都有可能成为最美好的时光，但也有可能留下最黑暗的记忆，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但如果网球就是人生，那么球赛终局之后，则必是不可捉摸的空虚和寂寥。一想到这点，我就十分沮丧。

斯蒂芬妮和孩子们突然开门进来。孩子们一下子便倒在了床上，儿子问我感觉怎么样。

“很好，很好。骨头怎么样？”

“好玩！”

斯蒂芬妮给他们拿了三明治和果汁，然后又催着他们出了门。

她说，他们与其他孩子约好了要出去玩。

谁不是呢？我也与人约好了要去“玩”网球。

现在我可以打个盹儿了。36岁了，唯一可以使我打下一场有时甚至会过半夜的夜场比赛的方法就是提前打个盹儿。而且，既然我已经大概知道我是谁了，我希望合上双眼，暂时“告别”阿加西。当我再睁眼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大声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不能再继续逃避了。我又一次走进淋浴间，但是这次与早上那次不同——这次至少多用了22分钟，估计应该差不多。而且这次不是为了清醒起来，也不是为了洗掉泥垢——这次淋浴是为了鼓励自己，训练自己。

网球是一项自言自语的运动，任何其他运动员都不会像网球运动员这样自言自语。棒球投手、高尔夫球手、足球守门员，当然也会自己小声嘟囔，但是网球运动员是自己提问然后回答。在比赛最激烈的时刻，网球运动员看起来就像公共广场上的疯子，大声叫嚷、诅咒谩骂，不断与自我进行着辩论。为什么？因为网球这种运动太孤独了，只有拳击手才能理解网球运动员的孤独。就算是拳击手，也有助手和经纪人陪伴着，他们甚至还可以将拳击场上的对手视做某种意义上的伙伴，和他们扭斗、对他们咕哝。然而在网球比赛中，你和对手永远是面对面地厮杀，却永远不会碰触对方或是跟对方或是其他任何人交谈。网球规则禁止网球运动员在比赛时与人交谈，甚至与教练交谈都不行。

人们有时会说田径中的赛跑运动员才更为孤独，我不得不一笑置之——至少赛跑运动员可以感受和嗅到对手的气息，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英寸，而在网球比赛中，你却身处孤岛。在所有男女比赛项目中，网球是最接近单独禁闭的，不可避免地催生自言自语。我的自言自语是从下午这次淋浴开始的。我开始自己和自己说话，不断地说些疯狂的事，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对此深信不疑。比如说，那个半残的人可以在美国公开赛中进行比赛，那个36岁的老男人可以击败一个刚刚步入全盛阶段的对手。我在职业生涯中赢过869场比赛，在网球历史上位居第五，而其中很多次胜利都是在下午淋浴后赢得的。

水在我耳边哗哗地响，就像两万名球迷的呐喊声。我回想起那些特别的胜利——那些球迷们不会记得的，但却仍会令我难以入眠的胜利——在巴黎对阵斯奎拉里、在纽约与布莱克鏖战、在澳大利亚与皮特一争高下。我珍惜其中的分分秒秒，当然也会回想起一些失败，想到失望之处时我摇摇头。我告诉自己，今晚不过是场考试而已，而且考的是我已经学了29年的东西。不论发生什么，我至少已经经历过一次。或是身体上的测试，或是精神上的考验，没有什么新鲜的。

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我不想就这样结束。

我开始大声哭泣，斜靠在淋浴间的墙上，让眼泪尽情流淌。

我在刮胡子的时候给自己下了严格的指令：一分一分地打，为每一分而全力以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昂起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就算痛苦和失败在所难免，也要享受过程，至少享受其中的某些瞬间。

我想起了我这场比赛的对手——巴格达蒂斯，他此时正在干什么呢？他在巡回赛中是个新手，但却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典型的新手。事实上，他现在世界排名第8位。他是一个来自塞浦路斯的身强体壮的希腊大男孩，在这个赛季中一直有

上佳表现，曾一路杀进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决赛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我很了解他。在2005年的美国公开赛中，我们打了一场练习赛。通常在大赛时我是不会和其他选手打练习赛的，但是巴格达蒂斯的坦率足以打消我的疑虑。而且，当时塞浦路斯的一家电视台正在录制一期有关他的节目，巴格达蒂斯问我是否介意拍摄我们比赛的过程，我说：“当然不介意，为什么要介意呢？”最后，我赢了那场练习赛，6:2，赛后他一直保持着笑容。于是，我想他是那种高兴或是紧张的时候都会笑的人，但是你很难区分他是高兴还是紧张。这让我想起了某个人，但我却一时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了。

我告诉巴格达蒂斯，他的打法有点儿像我。他说那一点儿也不意外，他是看着我的球赛长大的，他在卧室里贴满了我的照片，总是边看我的比赛边模仿我的动作。换句话说，今晚我会像和镜子里的我打比赛一样。他会固守底线，在球的上升期便早早地击球，喜欢孤注一掷，就像我一样。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我们两个人都想尽办法控制局面，都想要寻找机会击出一记漂亮的反手直线球。他的发球并非势不可当，我的也不是，这意味着双方要通过长时间的对打才能得分，也就是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要为一场双方不得不全力以赴的长时间消耗战，也就是这种运动中最残酷的形式作准备。

当然，我们俩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体力。我们有不同的身体。他就像年轻时的我——动作敏捷迅速、精力充沛。为了让现在的我生存，我必须打败年少时的我。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控制那些你能控制的！

我又大声说了一遍。大声说出来让我觉得自己所向披靡，无所畏惧。

我关上水龙头，呆立着，浑身不停地颤抖，不禁想起自己在不断流出的热水下是多么容易变得勇敢起来。但是，我提醒自己，那并不是真正的勇敢。说到底，你的感觉并不重要，你的行为才能最终成就你的勇敢。

斯蒂芬妮和孩子们回来了。是“吉尔水”上场的时候了。

我出汗比大多数运动员都多，因此在赛前数小时内我需要大量饮水。我倒了几百毫升吉尔发明的神奇的“灵丹妙药”。吉尔是陪伴了我17年的体能教练。吉尔水里含有碳、电解质、盐、维生素和—些吉尔从不外传的秘密成分。他从20年前就开始不断完善他的秘方了。他通常在比赛的前一夜就开始不断地强迫我喝吉尔水，直到我比赛开始为止。然后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会不时地抿一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版本的吉尔水，且每一阶段的颜色都不同：粉色是用于摄入能量的，红色是用来恢复体力的，棕色的则是用来补充营养的。

孩子们很喜欢帮我制作吉尔水，他们为了谁用勺子舀出那些粉末、谁端着漏斗、

谁将那些粉末倒进塑料水壶里而吵来吵去。但是只有我可以将那些水壶放进我的包里，和我的衣服、毛巾、书、墨镜以及护腕放在一起。我的球拍通常最后才会放进去。我不允许别人碰我的网球包。当我打包完毕后，通常把它放在门边，就像一个杀手的装备一样，标志着出发的时刻已迫在眉睫。

5点的时候，吉尔从酒店大堂打来电话。

他说：“你准备好了吗？大干一场的时刻到了。时间到了，安德烈。开始了。”

现在每个人都在说“开始了”，但是吉尔从很多年前就开始这么说，而且没有人能说出他那样的感觉。当吉尔说“开始了”，我感到自己的助推器被点燃了，我的肾上腺素像锅炉里的热水一样汩汩涌动。我感觉自己可以将一辆小汽车举过头顶。

斯蒂芬妮将孩子们聚到门口，告诉他们爸爸要出发了。“你们有什么要对爸爸说的，孩子们？”

杰登喊：“爸爸，狠狠地打他们！”

“狠狠地打他们！”杰姬也学着哥哥说。

斯蒂芬妮只是给了我一个吻，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车里，吉尔坐在前排。他穿得很入时，黑衬衫、黑领带、黑夹克，并时不时用后视镜检查自己的发型——每次比赛他都打扮得像是要去相亲或是要去大出风头似的。我和教练达伦坐在后排。达伦是澳大利亚人，有着一身好莱坞明星似的棕色皮肤，总是带着像是中了彩票似的微笑。有几秒钟的时间，没有人说话，然后吉尔哼出了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一首罗伊·克拉克的老歌，他深沉的男低音在车里飘荡：

只想要体验假装的感觉，

假装还有剩下的东西可供我们获取……

然后，他看向我，等待着。

我说，我们也不能在雨中燃起火堆啊。

他笑了，我也笑了。这一刻，我忘记了紧张。

紧张是一种很可笑的情绪。有些时候它会使你不得不跑到洗手间，有的时候它让你感到欲火中烧，还有些时候它又会让你开怀大笑，并有一种想要去战斗的渴望。在你驾车驶往赛场前，第一要务是要确定你是哪种紧张。弄明白你是哪种紧张，破译其中所蕴涵的有关你身体和心理状态的密码，是控制它并让它为你服务的第一